漢書評林

廿二

119
49
20

内閣文庫
漢書類
五九三六號
四九冊
一八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936
冊數 49 (31)
函號 279 6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漢書評林

三十二

第三十二本
第六十三卷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第六十四卷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
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
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119
49
20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正史類 函 五架 八七號 四七冊

漢書門 類 五九三六號 函 架 四九冊

不許帶出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凌約言曰武帝開博望苑通賓客以致諸子皆以禍敗身此教之無術致之也

隆按先總叙六男子前而後以次分叙之如十三王傳例

茅坤曰覧戾太子傳只緣父子間不當隔絶遂至讒臣生嫌可為後世鑒

隆按使通賓客伏後使客為使者為將師察故多以異端進者伏後巫蠱之変案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三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師古曰諸帝子傳皆言某王而此獨云子者以戾太子在其中也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齊懷王閎。師古曰閎音宏 李姬生燕剌王旦廣陵厲王胥。師古曰不知官秩故云李姬 諡法暴戾無親曰剌 剌音來曷反 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師古曰髆音博

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迺得太子甚喜為立禖。師古曰禖求子之神也解在枚皋傳 使東方朔枚皋作禖祝。師古曰祝禖之祝辭 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師古曰取其廣博觀望也 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師古曰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 產子男進號

淺草文庫
開雅文庫

晏駕解在天文志

巫蠱見武紀

祝詛見末紀

省中解在昭紀

隆按兩公主皆衛后所生方太子未敗之前兩公主既已坐誅矣則其母與兄豈有全理文奚得江玄之讒哉

蘇軾曰漢武始皇皆果于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真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

隆按急然德言以念扶蘇事一語激之也然戾太子之禍成于德矣

胡寅曰太子既不勝忿而斬充猶可身之甘泉庶幾見察方且發中廄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衛卒是將何為少傅不之諫皇后不之止拒丞相軍合戰五日是真反矣至此罪不可貸則亡而經死非不幸也

曰史皇孫張晏曰皆以舅氏姓為氏以相別師古曰進皇孫名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師古曰充為直指使者劾太子家車行馳道上沒入車馬太子求充充不聽也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為左右皆為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公主。師古曰兩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語在公孫賀江充傳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師古曰贛音貢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宮師古曰辟讀曰避獨皇后太子在。師古曰在京師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師古曰石慶子德懼為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師古曰矯託也託詔命也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蘇林曰家吏皇后吏也臣瓚曰太子家吏也師古曰既言皇后及家吏則此為皇后及太子吏耳瓚說是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舍人無且。師古曰且音子閭反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鄭氏曰長音長者如淳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后見婕妤以下長御稱謝倚華字也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具白皇后發中廄車載射士師古曰中廄皇后車馬所在也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迺斬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服虔曰作巫蠱之胡人也炙燒也師古曰胡巫受充意指妄作蠱狀太子特忿且欲得其情實故以火炙之令毒痛耳

黄震曰觀戾太子事益知教太子不可不謹

陳仁子曰此一巫蠱之事太子不得言公卿不敢言而一三老者茂獨出位言之武帝翻然改悟亟賜赦宥雖江充之姦發蘇文之惡則元良不隕而望思之臺可不作矣而柰何帝聽三老之言猶疏也

王維楨曰擬戾太子爲舜而帝瞽叟此引証甚非是

遂部賓客爲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衆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師古曰太子出亡而吏追捕不得也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師古曰計無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師古曰壺關上黨之縣也荀悅漢紀云令狐茂班史不載其姓不知於何得也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師古曰中當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師古曰孝已伯奇解見上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師古曰隷賤也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師古曰蹵音子六反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師古曰鬲與隔同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藩籬也愷樂也悌易也言青蠅來往止於藩籬變白作黑讒人構毀間親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師古曰以太子爲罪過而深責之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師古曰忘亡也吳王殺之被其惡名失其善稱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

隆按子盜父兵三句可以白戾太子心矣是總括語

按主人公者家主也東方朔傳顧謂主人翁是也

隆按少察所親應上文有不察句

凌廸知曰壺關三老言于人子未死之前而田千秋則言于太子既死之後其勢難易自有不同者

隆按此詔疑有闕文
又按侯李壽邘張富昌不及主人公似缺典

王楙曰車千秋以訟太子冤擢爲丞相而壺關三老竟不聞尺寸之賞此與周生言霍氏同

隆按結江充蘇文及吏捕太子諸案

凌約言曰此處宜總出立昭帝一節庶於下文陛下爲孝昭後句有情

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師古曰小雅巷伯之詩也言譖讒之人誠可疾惡願投與猛獸食之畀音必寐反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師古曰父子之道天性之親也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師古曰湖縣名今虢州閿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臧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名今在閿鄉縣東南十五里見有戾太子冢冢在澗東也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鬭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乃下詔曰蓋行疑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爲邘矦晉灼曰邘在河內師古曰爲其解救太子也邘音于張富昌爲題矦孟康曰題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食邑鉅鹿師古曰晉說是也

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爲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孟康曰橫音光師古曰即橫門渭橋也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爲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師古曰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其臺今在胡城縣西閿鄉東天下聞而悲之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輿矦嗣子尚焉及太子敗皆同時遇害衞后史良娣葬長安城南史皇孫皇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蘇林曰苑名也皇孫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并葬湖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爲孝宣帝帝初即位下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

洪邁曰戾太子死武帝追悔為之族江充家蘇文助充至於焚殺之田千秋以一言至為丞相又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然其孫因繫於郡邸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視而不聞也豈非漢法至嚴既坐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知其冤而有所不赦者乎

降其父母不得祭師古曰謂本生父母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文穎曰位冢位也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如淳曰親謂父也謚法曰謚者行之迹也愚以為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衞奉守如法以湖閿鄉邪里聚為戾園孟康曰閿古関字從門中旻建安中正作此閿師古曰旻舉目使人也旻音許宻反閿字本從旻其後轉訛誤遂作門中受耳而郭璞迺音汝授反蓋失理遠耳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廣明成鄉為悼園皆改葬焉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奉明縣尊戾

重份曰三策文可與周書誥命同為古雅
隆按各以國土風俗申戒句此三策綱領

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齊懷王閎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師古曰張湯廟立子閎為齊王師古曰於廟授策也曰烏呼小子閎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苴以白茅歸以立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烏呼念哉共朕之詔師古曰共讀曰恭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師古曰言人若好德則能明顯有光輝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之者圖謀也俾使也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閎毋王夫人有寵閎尤愛幸立八年薨無子國除
燕剌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

茅坤曰旦之反較之他藩王吳七國及淮南以下不同時昭帝僅八歲而惠帝崩少帝均非惠帝子獨非少帝自為詭說而中外相與擁戴呂

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甿。服虔曰薰鬻堯時匈奴號也孟康曰甿音萌師古曰虐老謂貴少壯而食甘肥賤耆老而與粗惡也獸心言貪暴而無仁義也甿庶人萌音鬻音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師古曰徂往也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帥也降旗奔師。如淳曰昆邪王偃其旗鼓而來降也薰鬻徙域，張晏曰匈奴徙東北州以妥。臣瓚曰妥安也師古曰妥音他果反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服虔曰棐薄也師古曰棐古匪字也匪非也毋廢迺備。師古曰御邊之備不可廢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得應召王其戒之！旦壯大就國，為人辯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曆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武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為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

后稱制八年諸所謂以詐疑誑天下固不測也旦因戾太子廢齊懷王薨次當立矣焉得不自疑哉特當武帝時既以上書求入宿衛已被斬使震怒矣而況王所自為多不以道故中外洶洶事未發而人情先不安耳上官桀桑弘羊輩又豈可恃者卒[illegible]自亡悲夫

茅坤曰此任俘之始

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張晏曰文小則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以問禮儀為名。王孺見執金吾廣意，師古曰郭廣意問帝崩所病，師古曰因何病而崩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柞宮，師古曰柞讀與作同宮中讙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群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威武洋溢，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師古曰斥開也封泰山，禪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請立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

子大夫解在董仲舒傳

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 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爲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爲備也 長於是爲旦命令羣臣曰寡人賴先帝休德獲奉北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任重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以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之建國也 師古曰自周以來爲燕國言以久遠也 上自召公下及昭襄 師古曰召公謂召公奭也昭襄六國時燕之二王也召讀曰邵 于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其者寡人之不及與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橋邪防非章聞揚和 師古曰橋正也章表也橋與矯同其字從手 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 師古曰失職謂當爲嗣而不被用也索求也 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曰前高后時僞立子弘爲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卽與劉澤謀爲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旦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敺 師古曰敺與驅同 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 晉灼曰以翠羽飾冠也師古曰貂羽以貂尾爲冠之羽也附蟬爲金蟬以附冠前也凡此旄頭先驅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飾王僭爲之 皆號侍中旦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須期日 師古曰講習也須待也 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

茅坤曰旦之所以乱特由聞故事如此
王維楨曰旦非真疑特篤言以起寡尓

旄頭解在東方朔傳

隆按先結劉澤案

凡十五人會缾侯劉成知澤等謀師古曰缾侯菑川王子也缾音步丁反告之青州刺史雋不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
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勿治而劉澤等皆伏誅
益封缾侯久之旦姊鄂邑蓋長公主張晏曰食邑鄂蓋侯王信妻也師古曰為蓋侯妻是也非王信者武帝之舅耳不取鄂邑主為妻嫡是信子頃侯充耳左將軍
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權有隙皆知旦怨光即私與
燕交通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
馬師古曰走馬馬之善走者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
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
從中下其章師古曰下音胡稼反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
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顯重異族
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近狎作亂師古曰狎習也近習之人謂趙高也內外俱發趙

凌約言曰旦自先帝時脾睨神器上書求入宿衛既削三縣矣

氏無炊火焉韋昭曰趙秦之別氏師古曰無炊火言絕祀也高皇帝覽蹤迹
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
孫師古曰規謂畫也是以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師古曰間音工莧反
今陛下承明繼成師古曰承聖明之後繼已成之業委任公卿羣臣
連與成朋非毀宗室師古曰與謂黨與也膚受之愬日騁於廷
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師古曰究竟也言恩不終竟於下臣聞
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亶
為典屬國師古曰亶音但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為搜粟都
尉師古曰楊敞也又將軍都郎羽林張晏曰都試郎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
試之漢光祿挈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道上移蹕如淳曰移猶傳也太官先
置師古曰昭紀云詐令人為燕王旦上書又云上曰朕知此書詐也將軍都郎屬耳燕王何以得知之
而此傳乃云旦自上疏此下又云帝覺有詐遂親信光參錯不同疑此傳為誤臣旦願歸符
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

已為謀不軌幸帝寬之胡復願歸符璽如前故事豈以帝當中齡而可欺耶噫亦愚矣

陞按將敘旦之敗先歷言妖怪之事見亡吉敗徵云

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正讙不可止師古曰人衆既多故讙譁也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群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天水人也字稚叔今右將軍物故師古曰謂死也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群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飲井水井水泉竭廁中豕群出壞大官竈師古曰廁養豕圂也圂音胡困反烏鵲鬭死鼠舞殿端門中師古曰端門正門也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姬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水台水晉灼曰地理志葭水在廣平南和台水在鴈門師古曰葭音家台音怡王客呂廣等知星為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愈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解在司馬遷傳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群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曠臣瓚曰術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本字此歌意言身死之後國

茅坤曰璽書佳

陳仁子曰燕王旦之悖逆驕蹤誅之蓋不可勝誅者而昭帝數責數言辱過朝市愧心一生卒自殺死在漢不傷大體在旦不道矣哉觀其言語繩人甚于刑法誥是哉

當死亡也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孟康曰寘音置髮歷墓莖岸也臣瓚曰寘塞溝渠師古曰瓚說是也寘音徒千反骨籍籍兮亡居師古曰籍籍從橫貌居處也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師古曰置酒之宮池沼所在其間故即其所見以為歌辭也坐者皆泣有赦令到王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曹為事當族師古曰曹輩也欲自殺左右曰黨得削國師古曰黨音他朗反幸不死后姬夫人共啼泣止王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劍推鋒師古曰樊噲酈商曹參灌嬰等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內師古曰菑古災字當此之時頭如蓬葆頭久不理如蓬草羽葆也師古曰草叢生曰葆音保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踈踈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師古曰古人謂先人旦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師古曰屬委也醫工長王官之主醫者也屬音之欲反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旦謚曰剌王旦立三十八年而誅國除後六年宣帝即位封旦兩子慶為新昌侯賢為安定侯又立故太子建是為廣陽頃王二十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子嘉嗣王莽時皆廢漢藩王為家人嘉獨以獻

唐順之曰先叙其大歇于此則後面叙詛祝処文字清爽

猗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楊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師古曰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正政也要音一遙反嗚呼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也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輕脫之貌也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空手搏熊彘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賜錢二千萬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劍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為高密王所以褒賞甚厚始昭帝時胥見上

日知錄曰言孝武帝降憑其身而言

隆按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曰我終不得立其旨本吾必令胥為天子一句來

年少無子有覬欲心師古曰覬音冀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師古曰女須巫之名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師古曰見女須云武帝神下故伏而聽之言吾必令胥為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師古曰即楚地之巫山也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師古曰以胥因禱祝詛而崩也塞音先代反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寖信女須等師古曰寖古浸字漸也益也數賜予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為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後延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眾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

日知錄言神
飛揚將衆此矯
而遠適千里之外張晏以為
驛馬非

唐順之曰類敘
之法此篇最為
明白可見

田以賦貧民張晏曰射水之陂在射陽縣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
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
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廷中胥謂姬南等曰棗
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
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
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胥謝曰罪死有餘誠
皆有之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
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師古曰董訾胡
生皆女名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
舞師古曰八子姬妾之秩號也家人子無官秩者也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
終長不樂兮安窮師古曰人所以欲久生者貴其安豫無有終極而我在生長不歡樂
焉用窮盡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張晏曰奉天子期當死不得復延千
年壽也里馬兮駐待路張晏曰二鄉亭驛待以共詔命黃泉下兮幽深人生

宣帝五鳳四年正月

叉

要死何為苦心何用為樂心所喜出入無悰為樂亟
常昭曰悰亦樂也音裁宗反亟數亦疾也謂不久也
言人生以何為樂但以心志所喜好耳今我出入皆
無歡恰不得久長也喜
音許吏反亟音丘吏反蒿里召兮郭門閱師古曰蒿里死人里
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加他徭役得顧庸自代也逝合韻
音上列反左右悉更涕泣奏酒師古曰更互也奏進也更音工衡反至雞鳴
時罷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
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綬自絞死及八子
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為庶
人賜諡曰厲王立六十四年而誅國除後七年元帝
復立胥太子霸是為孝王十三年薨子共王意嗣師古曰共讀曰恭
三年薨子哀王護嗣十六年薨無子絕後六
年成帝復立孝王子守是為靖王立二十年薨子宏
嗣王莽時絕初高密哀王弘本始元年以廣陵王胥

唐順之曰直敘格

隆按賀傳分兩截看大都前敘其以悖乱而見廢後敘其以耆狂而自保云

少子立九年薨子頃王章嗣三十三年薨子懷王寬
嗣十一年薨子慎嗣王莽時絕
昌邑哀王髆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
年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師古曰令為喪主
璽書曰制詔昌邑王師古曰太后璽書使行大鴻臚事少府
樂成史樂成師古曰宗正德光祿大夫吉師古曰丙吉也中郎將利
漢師古曰不知姓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
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
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郎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謁
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雞師古曰鳴聲長者也道買積
竹杖文穎曰合竹作杖也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師古
曰凡言大奴者謂奴之尤長大者也至湖師古曰湖即湖縣使者以讓相安樂張晏
曰使者長安使人也師古曰讓責也安樂告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

隆按賀到濟陽以下歷叙賀在道時之悖乱為下文議廢張本

奔喪曰望其國竟哭

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吏也
屬音之欲反其下亦同以湔洒大王師古曰湔浣也洒滌也湔音子踐反洒音先禮反
即捽善屬衛士長行法師古曰捽持頭也衛士長主衛士之官捽音材兀反
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僕壽成御郎
中令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
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嗌痛不能哭師古曰嗌喉咽也音益
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
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文穎曰昌邑哭帳也師
古曰是謂此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
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王
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
光與群臣議白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
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

按言無頭而又冠方山冠若無頭不得冠可也

五行志中之上白眚下十四板

隆按初在國以下追叙賀在國時之妖怪見其所以廢已先有兆云

邑千戶語在霍光傳國除爲山陽郡初賀在國時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熊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以問郎中令遂遂爲言其故語在五行志王卬天歎曰不祥何爲數來師古曰卬讀曰仰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師古曰浹徹也音子牒反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度王自謂當於何詩之文也大王位爲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位後王夢青蠅之矢積粟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發視之

矢与屎同

廉頗傳三遺矢

惡者其穢也

茅坤曰遂之忠悃蹇蹇如此

隆按先提心內忌賀一句說明宣帝心事然後帝之制詔與敞之條奏其所指摘而不顯言處驟然矣洪邁曰按光武廢太子彊爲東海王而立顯宗顯宗即位待彊彌厚宣賀璽皆雜伯道治尚嚴獨此事頗優于宣多矣

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蘇林曰稱言陛下所讀上詩之營營青蠅至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師古曰惡即矢也越王句踐爲吳王嘗惡亦其義也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爲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師古曰不忍謂不能疏遠也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爲福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曾孫是爲孝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師古曰密令警察不欲宣露也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曰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爲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師古曰每旦一內之它不得出入督盜一人

隆按爲人一段總是形容賀之不足忌處

唐順之曰昌邑以孰得全

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迾宮清中備盜賊（李奇曰迾遮也鄧展曰令其宮中清靖不得有異人也師古曰以王家錢顧人爲卒也）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師古曰行下更反）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爲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師古曰痿風痺疾也音人佳反）衣短衣大絝冠惠文冠（蘇林曰治獄法冠也孟康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曰武冠也或曰趙惠文王所服故曰惠文晉灼曰惠文法冠也但言惠文侍中冠孟說是也）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師古曰簪筆插筆於首也牘木簡也）臣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梟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師古曰賀之子女名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紨（師古曰羅紨其名也紨音敷）前爲故王妻察

劉子翬曰若賀者可謂無道之主非清狂不惠者也賀憂不免張敞之來故于言語跪起之間陽爲顛狂以免禍也初霍光廢賀特令賀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觀此應對豈清狂不惠者耶賀雖昏於治國亦善於保身其得終其天年抑有由也

隆按由此知賀不足忌是通前結語與心內忌賀句相應

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脉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也）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爲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爲請罷歸（師古曰於法不當然）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後丞相御史以臣敞書聞奏可皆以遣上由此知賀不足忌其明年春迺下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師古曰析分也殊絕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食邑四千戶（師古曰海昏豫章之縣）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

有鼻解在鄒陽傳

復封爲列侯。賀嚚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揚州刺史柯奏賀師古曰柯刺史名　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不久爲列侯。賀曰：「且然，師古曰謂亦將如此　非所宜言。」有司案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千。」後薨。豫章太守廖奏言：師古曰廖太守名也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廖音聊　「舜封象於有鼻，死不爲置後，以爲暴亂之人不宜爲太祖。師古曰謂爲一國之始祖　海昏侯賀死，上當爲後者子充國；師古曰上謂申上其名於有司　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以加也。宜以禮絕賀，以奉天意。願下有司議。」議皆以爲不宜爲立嗣，國除。元帝即位，復封賀子代宗爲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爲侯。

劉奉世曰按武紀建元六年長星見更元光至元朔元年春戾太子始生贊殊爲乖誤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師古曰僵偃也音居羊反　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師古曰盧領骨也屬連也音之欲反　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師古曰左傳隱四年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衆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言兵不可妄動動而不戢則自焚燒戢斂也　信矣。

愚按宣十二年左傳止戈為武、班掾措左傳引倉頡迂誕之書何耶

隆按此贊意謂武帝酷烈不減始皇始皇禍鍾二世則武帝之禍宜鍾戾太子矣故以江充之蠹歸之天時而至千秋指明蠱情亦謂其有默佑之以過亂者皆以貴武帝也首尾天字相應

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師古曰武字從止從戈所謂會意也）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師古曰易上繫辭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致福善之氣也道讀曰導）傳得天人之祐助云（師古曰傳引也）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三終

司馬相如傳嚴忌夫子嚴忌本姓莊史家避漢明帝諱故遂為嚴耳當時尊尚號曰夫子（師古註）

隆按九人文學之士皆以建明致高位而間不得所終豈有言者不必有德歟又按此傳助也而篇中獨詳淮南諫代閩越一書其意蓋借此以重責助云李坤曰固是帝之英風大略然亦不免開事寡矣卽從太子開博望苑之意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四上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師古曰分嚴安以後為下卷）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張晏曰夫子嚴忌也）或言族家子也（師古曰亦云夫子之族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皐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閤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師古曰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助之輩也外謂公卿大夫也）大臣數詘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皐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

隆按從前至此總只拈出助最先進一句
又按通鑑考異云是時蚡不爲太尉云太尉誤也下云太尉不足與計蓋追呼其官或亦誤耳

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皐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本之無根柢也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言總天下乃至京師皆棄之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師古曰振舉也起也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師古曰以法距之爲無符驗也助迺斬一司馬。諭意指。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

唐順之曰此書如走盤之珠不可捉摸
茅坤曰淮南書疏佳然不以入淮南王傳而以載於此蓋以此則紀助諭淮南本末而彼則特傳淮南叛逆耳事各以類序亦記家體覽者當識之
林希元曰此書言山川林麓溪谷道路之險阻物産地氣之凶惡南越之風土歷歷可見淮南王未必能文常集天下賢士爲賓客此其代筆也

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爲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音奴協反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劗髮張揖以爲古剪字也師古曰劗與翦同晉說是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師古曰地不可居而民不可牧養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謂封圻千里之內也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也封外侯服。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也侯候也爲王者斥候也侯衛賓服。服虔曰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賓服二服同爲賓也蠻夷要服

林希元曰臣聞越以下言越之地勢不可代

師古曰又在侯衞之外而居九州之內　戎狄荒服　師古曰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言其荒忽絶遠來去無常也
也要言以文德要來之耳音一遙反
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　服虔曰竹叢也音皇　師古曰竹田曰篁　習於水鬭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　師古曰昧晻也言多草木　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　師古曰閒中閒也或八九百里或千里也　阻險林叢弗能盡著　師古曰不可盡載於圖也　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　應劭曰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內史屬官有都內令丞也　一卒之用不給上事　師古曰給供也　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　師古曰疲勞中國之人於蠻夷之地　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　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為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贅質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為贅壻耳贅壻解在賈誼傳　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　師古曰生謂生業　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　師古曰資猶齎　輿轎而隃領　服虔曰轎音橋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是也項氏妄矣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又旗廟之音無所依據隃與踰同　拕舟而入水　師古曰拕曳也音它　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

唐順之曰前後反覆涉非是說以中國勞蠻夷之意

隆按法度二字應前

林希元曰間者以下言時不利

唐順之曰深林叢竹應谿谷篁

說文曰擊支也。支撑也故撐舟曰之擊

老子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林希元曰前時以下舉漢故事爲証

唐順之曰淮南厲王代越與秦代越分作兩處用之

茅坤曰高后時教平南越兵未踰嶺而以疫死者半即此

林希元曰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則入其地其禍尤甚可知

水道上下擊石師古曰謂船觸石難以行也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惡蛇也音敷福反解在田儋傳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師古曰泄吐也音弋制反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忌此本作間轉寫字誤省耳以其軍降處之上淦蘇林曰淦音耿弇之弇師古曰音工含反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櫂行舟之役故多死也櫂音直孝反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師古曰謕古啼字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師古曰薄迫也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

余按臣安竊爲陛下重之句前後相後應喚

林希元曰不習南方以下言越不足爲中國患

茅坤曰漢時以嶺爲界故其形埶如此

唐順之曰復說前意

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師古曰鼂古朝字也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言憂危亡不自保也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爲邊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爲三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爲吏與越接境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一本作外內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韋昭曰越邑今鄱陽縣也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師古曰緜弱也言其柔弱如緜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

高帝紀注弱罷轉饟師古曰饟古餉字。野食曰餉。

公日知録曰言閩越王弟甲即下文所云會善殺王以降者書之時不知其名故謂之甲猶云某甲耳師古臣非

越王弟甲殺之劉越王弟餘也當淮南王上

林希元曰臣聞道路以下言處越之策

茅坤曰亦是一策

唐順之曰中國謂之盛或可招採之

林希元曰令以

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師古曰能猶堪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師古曰不下謂不減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引也音晩南方暑溼，近夏癉熱，師古曰癉黃病音丁幹反暴露水居，蝮蛇蠚生，師古曰蠚毒也音壑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謂省問之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塡撫方外，師古曰組者印之綬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頓壞也一曰頓讀曰鈍而威德並行。今以

兵入以下言伐越有禍

林希元曰臣聞長老以下又舉秦事以爲戒

茅坤曰本色折証

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師古曰如雉兔之逃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倦，食糧乏絕，師古曰勌亦倦字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絍，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也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師古曰適讀曰謫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者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

林希元曰臣聞以下言王師未必決勝

茅坤曰又一種見識

陛下以下復總前意而結言之

說文藪大澤也爾雅釋地有十藪之名

謂天子乘輿不敢指斥也解在高紀車駕下

元元解在文紀元元善也

汗馬之勞見公孫弘傳

唐順之曰竊恐二句尾掉

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師古曰既濟九三爻辭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如淳曰顏行猶雁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行音胡郎反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張晏曰廝微輿衆也師古曰廝析薪者輿主駕車者此皆言賤役之人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師古曰八藪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汙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師古曰千官猶百官也多言之耳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師古曰負背也白與黑畫為斧文謂之黼也依讀曰扆扆形如屏風而曲之畫以黼文張於戶牖之間馮玉几師古曰馮讀曰憑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師古曰嚮讀曰響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師古曰露謂使之霑潤澤也或露或覆言養育也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師古曰維謂聯繫之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如淳曰得其地物不足為一日閒暇之虞也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也猶道也允信也塞滿也既盡也言王道信充滿於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所得五穀以養君子也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師古曰畢盡也盡言其意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是時漢兵

陳仁子曰武帝年方二十四開邊之心不可遏寢諭淮南數語適際閩越降服之後故遣使奬借不然亦如遣議臣難朔方士不過一二而嚴助迎逢帝意以詰田蚡者詰淮南矣此可推武帝之本心

隆按嘉王之意與前嘉淮南之意相應

茅坤曰論諭指似

遂出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迺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師古曰風讀曰諷以天子之意指諷告之也南越王頓首曰天子迺幸興兵誅閩越死無以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玉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重以不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是以比年凶菑害眾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饑寒之民南夷相攘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如淳曰王之所言藐然聞之甚慙也師古曰藐遠也言遠不可及也藐音武卓反嘉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

矜功而文過矣

隆按此諭可與長卿巴蜀檄難蜀父老文參看

隆按狼戾不仁以下是聲罪致討之也下文或于逆順不奉明詔是折其百越無柰邊城之論焉有勞百姓苦士卒是折其蝮蛇猛獸歐泄等論總見此舉非為過計也

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如淳曰薄迫也言事迫不暇得先與王共議之或曰薄語助也師古曰薄迫是也遽速也音其據反朝有闕政遺王之憂師古曰言朝政有闕乃使王有憂也遺猶與也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卬治師古曰卬讀曰仰謂仰而望之今閩越王狼戾不仁師古曰狼性貪戾凡言狼戾者謂貪而戾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為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師古曰漢有樓船貯在尋陽也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師古曰先是越王句踐稱霸中國今越王欲慕之句音劬矦反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

隆按此一擧數句總繳前意歸功于帝

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師古曰鄉讀曰嚮 屯會未會。師古曰兵未盡集 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師古曰革改也 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師古曰服謂朝服也 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蘇林曰山名也今名東冶屬會稽 士卒罷倦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誅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師古曰見顯也前謂目前 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師古曰先未聞者今得聞也 誠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助侍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師古曰友壻同門之壻 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師古曰無善聲 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 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師古曰越非一種故言諸 北枕大江。師古曰枕臨也 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師古曰周惠王之子襄王也弟叔帶有寵於惠后欲立之故襄王避難而出奔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於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 臣事君猶子事父母

隆按助由是與淮南相結句伏後事與助相連案

黃震曰守會稽數年不聞問其才可知徙以押闔取寵亦以押闔誅

真德秀曰武帝之所以警飭臣工駕御將帥者略見於賜嚴助等書史稱其雄材大略信矣夫

茅坤曰助無它體法而湯之誅助過矣

陸按此傳摹寫買臣一賤一貴時光景迥別而買臣一爲報復如此卒之列爲九卿無所表見而惟忿忿于張湯之弗禮致湯自殺而已亦受誅其人品可概見云

盧舜治曰昔人云張儀之相秦其妻激之也予於朱買臣亦云

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如淳曰舊法當使丞奉歲計今助自欲入奉也晉灼曰最凡要也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爲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師古曰嘔讀曰謳音一侯反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師古曰女讀皆曰汝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師古曰買臣身自充卒而與計吏將重車也載衣食具曰重車重音直用反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乞音氣匄音工大反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爲罷敝中國上使買臣難詘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師古曰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餘里保者保守之以自固也說者乃云保是地名失之矣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

隆按上計吏卒句伏後計吏大呼案

茅坤曰富貴云云本項羽語以下指交相呼應如畫

日知録邸會稽省邸中也邸如今京師之會館

隆按叙買臣懷印綬一節委悉有景

茅坤曰以下指次頗類史記范睢蘇秦兩傳

茅坤曰極意摹寫

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
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
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
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
師古曰直讀曰值不視買臣買臣入家中守邸與共食食且
飽少見其綬師古曰見顯示也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
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
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
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服虔曰守邸丞也張晏曰漢舊郡國丞長吏與計吏俱送計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謂之守丞者繫太守而言也守音式授反相
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廄吏乘
駟馬車來迎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駕駟如今州牧刺史矣買臣遂乘傳
去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

邵寶曰使買臣之妻去而未嫁義可絕也亦可復也貴而來歸待之如初可也今既嫁有夫矣遇諸途而乞憐焉賜而遣之足矣並載其夫歸置園中何為哉無乃買臣欲其夙昔而有驕之之意乎不然何為其自經死也死而葬之夫豈不能而乞其夫錢以葬出婦死後夫葬之禮也前夫葬之非禮也

茅坤曰湯號下士何以故獨凌折買臣

隆按此傳載挾弓矢與周丘二對總見高材通

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
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
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
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
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為主爵都
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為丞相長史張湯為
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為小
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
買臣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
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為禮師古曰言不動容以禮之
也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
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如淳曰拊音夫官至郡守右扶風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蘇林

明處然對弓矢務在教化其說甚正而謂周鼎為漢鼎則近于誣矣

茅坤曰區區格五何以待詔為

茅坤曰愛壽王材略以其守都尉卽不復置太守

唐順之曰璽書絕佳

洪邁曰武帝除用郡守尤所留意觀其賜壽王璽書及賜嚴助書與汲黯語則知郡國之事無細大未嘗不深知之惜其為征伐奢侈所移使民間不見德澤為可恨耳

日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孟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棊行簺法曰簺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曰即今戲之簺也音先代反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上不許後願守塞捍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師古曰言其無所不至若車輻之歸於轂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壽王為都尉不置太守兼總二任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後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彍音郭

呂祖謙曰漢之督責郡守益加此

茅坤曰卽故秦銷兵遺意公孫弘何以唉騃若此

林希元曰此對據理既勝而辭又足以發之宜公孫之詘服也

茅坤曰本色折證

師古曰引滿曰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眾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眾者勝以眾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眾暴寡海內抏敝巧詐並生師古曰抏訛盡也音五官反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桀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

内則曰子生設弧於門左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

唐順之曰無五兵無救于亂

隆按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此根本之論

隆按壽王之意歸罪於郡國二千石

師古曰耰摩田之器也箠馬檛也梃大杖也耰音憂箠音之累反梃音大鼎反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壽王言此者蓋以譏公孫弘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四方捍禦之事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侯所以居的以皮為之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鹿豕侯抗舉也射夫衆射者也同同耦也言既舉大侯又張弓矢分耦而射則獻其發矢中的之功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

茅坤曰結案有指歸

隆按先王之典即上古者作五兵習行其禮即上大射之禮

陳仁子曰壽王之對與終軍白麟奇木之對異壽王之對言鼎非周家之鼎其辭猶婉而諷終軍之對言物為賓逐之徵其辭乃諛以夸其終軍不及壽王遠矣

黄震曰買臣壽

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抵觸也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師古曰昭明也漏言潤澤下霑如屋之漏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

儐与擯同斥也弃也

王昔武帝私令折難大臣者壽王難禁弓矢視難築朔方者優爲然漢鼎非周鼎之說則能優取寵爾

黄震曰主父偃反覆傾危之士盧舜治曰學長短縱横術此主父偃平生梗槩與蘇秦出處相將

茅坤曰漢武好招海内雋異之士而衛將軍獨不能薦由帝輕衛將軍無他大略故也已而朝奏暮召入情也八事不傳諫伐匈奴一節可謂盡言已

洪邁曰謂八事

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黄金十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横術服虔曰蘇秦法百家書說也師古曰長短解在張湯傳從横說在藝文志晚迺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師古曰諸子諸侯王子諸儒生相與排儐不容於齊家貧假貣無所得師古曰貣音土得反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西入關見衛將軍師古曰衛青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

愚按自國雖大至不忘戰也四十字見司馬法仁本篇也

爲律令而言則爲字當作去聲讀

隆按司馬法以下言人君不可好戰

唐順之曰通篇只是引用二舊事與昔人諫諍之說而後自說處不過數言亦是文之一体

隆按秦皇帝以下引秦之好戰以爲戒

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應劭曰大愷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師古曰春爲陽中其行木也秋爲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蒐索也取不孕者獮應殺氣也振整旅衆也獮音先淺反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師古曰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

丁強也壯也後世稱丁男者新唐書食貨志四十一曰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是唐制

律歷志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百廿斤也愚按以石為斛

隆按高皇帝以下與高帝和親以為斷

民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可和調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師古曰運載芻槀令其疾至故曰飛芻也輓謂引車船也音晚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師古曰黃腄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腄音直瑞反又音誰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師古曰道死謂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師古曰覆音芳目反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為業天性固然師古曰來晨邊境而敺略人畜也敺與驅同其字從支音普杓反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師古曰言思慮變易失其常也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師古

御史成史記註闕

隆按故兵法至末承上文兩節而總結之

孫子作戰篇

唐順之曰收拾只此數句

觀上脫不字

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也

隆按偃諫伐匈奴與帝異指而帝乃曰相見之晚得非文中子所謂悔心之萌之時歟

又按偃之所議即誼之議也誼弗見用而偃竊之而得行焉何歟誼言之事先而偃則承其事已驗之後而言焉時不同也

曰佗音徒何反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曰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迺拜偃樂安皆為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

茅坤曰本劉敬鼂錯故旨

茅坤曰結髮以下一一應前

茅坤曰俠氣亦他日族誅讖

茅坤曰偃何必發此骨肉之釁

之家亂眾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師古曰遂猶達也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阸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師古曰五鼎亨之謂被鑊亨之誅也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師古曰此語本出伍子胥偃述而用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眾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朱買臣難詘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師古曰失讀曰佚音尹乙反上拜偃為齊相至

又曰又十三復數應前

隆按始爲布衣一段叙偃所以族之故

洪邁曰最錯主父偃兩人本不死因議者之言殺之足矣何遽至族乎漢之輕于用刑如此

齊，偏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師古曰數責也數音所具反
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師古曰內謂內之於門中也
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
毋復入偃之門！迺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
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迺自殺。偃始爲布衣時，嘗
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
其陰事，爲居中，不敢發。及其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
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齊王
以自殺聞，上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迺徵下吏
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
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偃本首
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迺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以
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車
爲長者。

土崩瓦解見鄒陽傳

此解在過秦論項籍傳贊

黄震曰土崩瓦解一書大要可觀惜其駁處多

真徳秀曰徐樂之書謂基本積壞爲土崩禍難驟興爲瓦解其說似矣然聖賢慮治必察于微不以基本之固爲可恃也不以禍難之驟爲可忽也樂之告武帝也欲明安危之機銷未形之患則凡幾微之際皆所當謹也顧乃以瓦解之埶爲不必慮而欲其自恣於游畋聲色之間豈忠臣之言哉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
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
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
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
起窮巷，奮棘矜，師古曰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矜音巨巾反
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
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
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
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
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
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師古曰攘謂取漢地而身爲
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

茅坤曰又復一番綫妙

江以達曰徐樂謂禍難卒作不足畏而基本積壞深可慮者欲武帝觀化原而銷未形也

茅坤曰其言隱而危

隆按賢主獨觀數句此勸勉武帝主意其詞微而婉

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師古曰首難謂首唱而作難也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師古曰韓魏趙三國本共分晉故稱三晉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師古曰還讀曰旋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

茅坤曰以下又不免道諛之言類賈山

陳仁子曰徐樂於聲色之奉游獵之娛能優侏儒之歡不直止之而勸以王道幾若陳善而不閉其邪者

陳仁子曰樂言雖是而同時若偃者一歲四遷安雖不用而為騎馬令至樂竟不見用毋乃以樂言為迂而不相入耶

隆按徐樂嚴安兩傳皆不載其所終甚無所表見可知若其上書始末則備于前傳云

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師古曰自若者言如其常無所廢損也從讀曰縱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師古曰宿久也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湯子姓也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師古曰依讀曰扆已解於上此陛下之所服也。師古曰服事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師古曰言其敝末之法猶足自安也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四上終

樂記曰廉肉節族又廣其節族

搢紳

黄震曰嚴安一書言武帝靡敝中國結怨夷狄而其後則謂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且慮根本既耗或有乘時而起者耶

茅坤曰書之旨雖多出於賈誼董所已言者而以之諷武帝時窮兵精事甚切故帝不之責終騎馬令

陞按嚴安一書以變字作眼目一節欲變奢為儉二節欲变秦之窮兵以息禍亂三節欲變郡守之重作三段看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四下　呉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師古曰此卷首尚載嚴朱吾丘主父徐者從其本書題目以示不變易也

嚴安者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師古曰鄒衍之書也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師古曰以救敝當時則用過則舍之師古曰非其時則廢置也有易則易之師古曰可變易者則易也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蘇林曰族音奏師古曰節止也奏進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孟康曰觀猶顯也師古曰顯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師古曰贍足也民離本而徼末矣師古曰徼要求也音工堯反末不可徒得師古曰徒空也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師古

日奓大也也矯偽也競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師古日采者文過其實也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師古日蕃多也遂成也字生也蕃音扶元反民不夭厲，和之至也。師古日厲病也

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師古日車轂相擊言其衆多也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師古日虡縣鍾者也解在賈山傳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讇諛者衆，師古日讇古諂字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

蠶食

索隱曰上猶尚也貴也下謂以佞巧為下也

史記尉下有佗字索隱云佗趙佗也

真德秀曰安此言過矣

陳仁子曰嚴安上書與主父偃不同主父偃皆隨其末而救之嚴安則探其本而救之本正則末自正矣凡安所言曰薄賦斂則藏帝之利心也曰緩刑罰則藏帝之慘心也曰省繇役則約帝之侈心也至於用兵乃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二語可以關要功生事者之口噫一將功成萬骨枯其言蓋本諸安

秦應是藏古稱西國也

唐順之曰過秦除論

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縣也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師古曰舉謂起兵也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師古曰長官謂一官之長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張晏曰長進益也師古曰言其稍稍攻伐進益土境以至彊大也長音竹兩反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狥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張晏曰薉貉也師古曰薉與穢同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師古曰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燔音扶元反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師古曰挐相連引也音女居反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師古曰矯正曲使直也控引也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埶足以東制其民帶脅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譬若佩帶謂輕小也脅謂其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曰帶在脅使附著之義也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

唐順之曰此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意

諸本作同羣

黃震曰終軍少年能文章一不幸白麟奇木之對又不幸言而中甘所以盛其氣而趣其顛也嗚呼安得以白露蒹葭之詩而告之

隆按辨博能屬文一篇柱子

林希元曰白麟奇木似非偶然謂之麟恐非也終軍所対不無附會胡越內附亦幸而中耳然其文若不經思而尺度音節不失真天與之可寸也使假之以[illegible]當不止此惜哉

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師古曰言不可盡諱者言必藏匿也後以安為騎馬令師古曰主天子之騎馬也騎其寄反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師古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詣京師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師古曰每一足有五蹄也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師古曰訪其徵應也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師古曰葭蘆也成長則曰葦葭音加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往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奔幕票騎抗旌昆邪右衽師古曰抗舉也右衽從中國化也昆音下門反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師古曰罷謂不堪職任者也勞力謂歸農畝也刑於宇內矣師古曰刑法也言成法於宇內也一曰刑見也履眾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質者也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張晏曰前世封禪之君不聞若斯之美也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燔之祭地則瘞之郊宮謂泰畤土及后土也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師古曰塞答也明者明靈亦謂

隆按盛德所隆一句是綱領南越以下正指盛德之隆處

茅坤曰軍之對多道諛而其文甚佳

隆按天命以下累成周以驗其獻之徵言當改元以紀其事云

隆按六鶂以下言此徵當有外夷向化之應

盧舜治曰終生是白麟奇木之對也竊相如封禪文影響真爾

神也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師古曰以饋謂充祭祀也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元年以告神祇也苴服虔曰苴作席也張晏曰江淮職貢三脊茅為藉也孟康曰嘉號封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或曰登封泰山以明堂號也師古曰苴音祖又音子豫反非苞苴之苴也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謂史官也紀記也蓋六鶂退飛逆也張晏曰六鶂退飛象諸侯畔逆宋襄公伯道退也白魚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殷水德魚水物魚躍登舟象諸侯順周以紂畀武王也臣瓚曰時論者未以周為木殷為水也謂武王伐紂而魚入王舟象征而必獲故曰順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師古曰亂變也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師古曰并合也獸皆兩角今此獨一故云并也眾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

茅坤曰此詰亦所以附湯而阿主上者

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裳也編讀曰辮要音一遙反斯拱而歎之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眾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師古曰鑄銅鐵扇熾火謂之鼓還奏事徙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師古曰先有畜積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

隆按湯不能詘偃而軍能詘之此正見其辨博處

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埶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師古曰贍足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師古曰鞴者猶合言調度反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師古曰重問之偃已前三奏無詔師古曰[illegible]報聽也不惟所為不許師古曰惟思也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師古曰予許也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

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還因裂繻頭合以為符信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師古曰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為傳復音扶目反傳音張戀反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當發使匈奴軍自請曰師古曰請遣入為使於匈奴也軍無橫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臥故云橫草也得列宿衞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啟前行師古曰行音胡郎反駑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謂非侍衞之臣也不足以亢一方之任師古曰亢當也音抗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為諫大夫南越

隆 奉世曰還字宜屬上句

凌約言曰棄繻請纓皆慷慨壯節少年英氣所發也

茅坤曰南越之不終內屬由漢諜聽軍倉卒之間輒賜大臣印綬用漢法以繩

金馬門解在公孫弘傳

之此呂嘉之所以萌逆節也孔明定南中仍用孟獲以為夷酋長故能終始

隆按歷觀篇中帝善其又奮其詰奇其對與甚奇甚悅大悅諸句可謂千古一遇矣而惜乎其短于年而不究其所用也

又按終童應篇首少字

隆按襃頌聖王得賢臣立論甚正獨帝所幸宮館褻翫為歌頌太子體不安襃以誦讀虞侍人似以文為優戲者噫亦惜矣

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師古曰言如馬之羈也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塡撫之。師古曰塡音竹刃反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襃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群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師古曰被姓也音皮義反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襃等待詔金馬門。師古曰華音戶化反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

卷八十六有何武傳武年十四五

劉良曰荷負也旃氈也被服也言夷狄負氈服毛者

[illegible]曰敘事法[illegible]詩盡

林希元曰聖王得賢臣世道所由以泰也聖賢論治莫先于此此頌曲盡其理格言實句不一而足宜經生傳誦以為膾炙

隆按此頌西京之變體也蓋浸淫于六朝矣

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襃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襃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樂職者言百官各得其職也宣布者風化普洽無所不被也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氾鄉侯何武為僮子，選在歌中。師古曰氾音凡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襃既為刺史作頌，師古曰頌詩也以美盛德故謂之頌也又作其傳，師古曰解釋頌歌之義及作者之意益州刺史因奏襃有軼材。上迺徵襃。既至，詔襃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襃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師古曰純絲也[illegible]麗密纖緻之密也說純綿不雜緣也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師古曰唅古含字師古曰糗熬米麥所為者音丘九反又音昌少反今臣辟在西蜀，師古曰辟讀曰僻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師古曰以蓬茨

戰國策曰蔡澤說應侯曰竭智謀示情素

李周翰曰記則為此頌之記也上為論辞此立文首也

張銑曰趣舍進退也

呉越春秋曰干將者呉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

說文鍔劍刃也

孟子曰離婁之明趙註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礼記鄭註公輸若匠師也

茨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師古曰顧猶反也）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師古曰抒猶泄也音食汝反）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服虔曰共敬也張晏曰要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共讀曰恭）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師古曰矻矻不休貌也）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師古曰樸謂未成器者也鋒刃端也淬謂燒而內水中以堅之也淬音千內反）越砥斂其咢（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也師古曰咢刃也咢音五各反）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師古曰剸截也音之兗反又音徒官反）忽若彗氾畫塗（師古曰彗帚也氾灑也塗泥也如以帚掃氾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也）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師古曰督視也）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

正月下脫公即位三字

史記蒙恬築長城延袤万餘里。延袤長廣也

呂向云越過也蹶疾也

隆按以工用相得人馬相得作二段干將齧膝為賢臣之喻百

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師古曰吻口角也策所以擊馬也）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膝故曰齧膝張晏曰驂則旦至故曰乘旦師古曰乘音食證反）王良執靶（晉灼曰靶音霸謂轡也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驥躊躇於敝輦遇孫陽而得代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韓哀附輿文矣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作者加其精巧也然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之矣韓哀韓之善御者史記作也）韓哀附輿（師古曰世本韓哀作御）縱騁馳騖忽如景靡（師古曰亂馳曰騖靡者如光景之徙靡也）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師古曰如經歷一塊言其速疾之甚塊音口內反）追奔電逐遺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言逸足在後者馬能逐及也一說是風之遺也風行尤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追逐遺風則非始作也）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師古曰遼遠也謂所行遼遠）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師古曰鬱熱氣也燠溫也音於六反）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

文不溷萬里一
爲治平之喩

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于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
本作吐握

隆按自故服絺綌至此引言聖主下賢之誠

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

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

塞之愞愴師古曰愞音乃短反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應劭曰嘔喻和悅貌師古曰嘔音於付反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圄空之隆本圄作圉師古曰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餐以賓賢士故能成太平之化刑措不用圄圄空虛也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應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隱朋自遠而至齊遂以霸師古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算經也匡謂一匡天下也合謂九合諸侯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俎以干湯也鼓刀謂屠牛於朝歌也百里自鬻甯子飯牛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云百里奚之未遇時也虞下而虜縛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繆公三日解在綢陽傳鬻甯戚音弋六反離此患也師古曰離遭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張晏曰奧幽也渫汙也言微賤與渫汙不章顯也師古曰渫音先列反離蔬釋蹻而享膏粱應劭曰離此蔬食釋此木蹻也臣瓚曰以繩爲蹻也師古曰蹻即今之鞋耶瓚說是也蹻音君略反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師古曰談說之士傳以爲資也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師古曰冽冽風貌也音列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孟康曰蜉蝣渠略也師古曰蟋蟀今之促織也蜉蝣甲蟲也好叢聚而生朝生而夕死蝣音由字亦作蝣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聖王者君正陽之位賢才見之則利用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也言美哉此衆多賢士生此周王之國也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師古曰艾讀曰乂

李周翰云關猶用也

周易文言傳云雲從龍風從虎

毛詩傳蜉蝣渠略也陸璣疏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

李善曰號鍾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鍾也且漢書多假借或以遞爲號

荀子曰羿逢門善射者

隆按自人臣亦然至此言賢臣詘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已林希元曰此是至論

張銑云翼飛疾貌沛大水貌言君臣道合如鴻鵠遇風一擧千里如大魚游縱於大川得其性也

史記張耳陳餘傳吾責塞

又泄公云

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師古曰章明也）雖伯牙操遞鍾（晉灼曰遞音遞迭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臣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讀爲號當依晉音耳）逢門子彎烏號（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蒙也烏號弓名也並解在前也）猶未足以喩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溱（師古曰溱字與臻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師古曰單盡也極也頃讀曰傾）恩從祥風翶德與和氣游（師古曰翶翔也）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

李善云當壽垂拱而天下治

呂延濟云雍容閑和貌

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爲壽而已矣

隆按自故聖主至篇末言君臣相得其功業之弘至于如此結語若不在緊而意實究切

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卬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僑松（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僊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師古曰呴噓皆開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呴音許于反噓音虛）眇然絕俗離世哉（師古曰眇然絕俗離世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亦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文王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蓋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師古曰放士衆大獵也一曰游放及田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師古曰虞與娛同）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頃之擢褒爲諫大夫其

金馬碧雞解在郊祀志

陳仁子曰捐之有狷介之節而不能守始也短石顯終也不得用而薦石顯此其志之數変特如當時鄭朋者流若非諫棄珠匡一疏殆爲名教罪人矣其喪身宜也

隆按歷紀珠厓反叛之年先爲捐之議不當擊正案

又按捐之此議体製音節綽有乃祖治安遺風而人品大非其倫矣

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廼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師古曰居海中之洲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廣袤可千里師古曰袤長也合十六縣戸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悪自以阻絶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爲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閒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内屬爲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師古曰於六經之内當何者之科條也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師古曰卷卷讀與拳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師古曰禹入聖人之域但不能優泰耳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曁聲教迄于四海師古曰此引禹貢之辭漸入也一日浸也朔北方也曁及也迄至也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師古曰與讀曰豫故君臣歌德師古曰言皆有德可歌頌也含氣之物各得

黄屑翁曰捐之請勿擊珠厓王商則曰經義何以處之龔勝奏王嘉公孫祿則曰君議云所據一時君臣相與從事經奎意亦美矣

林希元曰文字未純粹其中却有格言其言珠厓言罷以當時事称觀之識爲有見

唐順之曰只平平叙事而得失自見

茅坤白一篇大指

隆按自堯舜至此言帝王之地不廣

隆按自及其衰至此言周末秦興廣地之害

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師古曰武丁殷之高宗 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晉灼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張晏曰越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也故曰越裳也師古曰張說非也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襲衣裳始為稱號王充論衡作越甞此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師古曰謂昭王遊為楚所溺也齊桓救其難。師古曰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為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事在左傳僖五年孔子定其文張晏曰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雖大自稱王者皆貶為子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列繫橦旁載於車上大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陳於後也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師古曰追計其事故言探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

林希元曰後宮四句於上下文似無所屬古人文字多類此

隆按自顯至漢至此言文帝不廣地之利

茅坤曰借武帝時窮兵之事以諷當時言一應前甚整齊

劉奉世曰元狩末漢以伐匈奴馬少不復出征矣捐之云云蓋其誤也或者讀以是元為元狩歟

楊慎曰父戰死于前云云唐李華弔古戰場文全用其語意唐順之曰曲盡戰死之痛

隆按自孝武皇帝至此言武帝廣地之害

林希元曰言極激切

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師古曰淚流被面以入於口故言飲泣也）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眾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為讎（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蠢動貌也蠻荊荊州之蠻也言敢與大國為讎敵也）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

隆按至此纔提出珠厓

隆按此與嚴助諭閩越不當伐同意

茅坤曰又非獨珠厓破主上所嚮

隆按棄之不足惜二句方盡一篇本指

林希元曰此又以近事言

王維楨曰捐之議論正大明切千古不可易此秦漢以下之深病也

蘇軾曰揚雄有言珠厓之弃捐之

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師古曰專專猶區區也）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師古曰瑇瑁文甲也瑇音代瑁音妹）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師古曰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師古曰為猶用也）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

之力也否則雖介易我冠裳此言施于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國避亂之人多家于此今冠裳礼楽盡班班矣其可復言弃乎

黄震曰罷珠崖一議豈特有益當時亦可垂訓萬世惜其交揚興以躁進自陷石顯之讒雖也然君子不以人廢言

王楙曰興以一令之微略無忌憚全值元帝威權不振之際非曹敢肆其妄如

茅坤曰捐之附與共爲侠邪焉得有終

王應麟曰捐之下筆言語妙天

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
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
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
議是。上迺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
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
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
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
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
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
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
欲內屬，便處之。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者所至之處即安置也不欲，勿彊。珠
厓由是罷。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
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令楊
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
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張晏曰君蘭楊興字京兆尹可立
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瑜淪大夫，我易助也。君房下筆，
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
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
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
可為將軍。張晏曰許嘉也期思侯並可為諸曹。師古曰期思侯當是賁赫
之後嗣也表不載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為冀州刺史；言
中謁者不宜受事，宗廟立止。相薦之信，
不當如是乎。師古曰興相薦之効當如前所言諸事見納用興曰：我復見，言
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如淳曰鼎音釘言方且欲貴矣
師古曰方且是也讀如今字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師古曰第但也
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曰：竊

下議弃珠厓有乃祖餘風然于石顯乍佞乍賢則没于權利矣曾子云少有不未聞君子之大道賈捐之以之

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其公館入私門師古曰言自公庭出即歸其家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師古曰曾參也事師有顏閔之材師古曰顏回閔子騫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以為首為長安令吏民敬鄉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張晏曰汲黯方直故世謂之汲直用之介冑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迺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偽以上語相風更

唐仲友曰捐之諫伐珠厓一事與嚴助甚明白取其死與嚴助同不可以糸廢言

茅坤曰謂之自取則可謂之不排不陷不諂則不可大略材雋之士行誼不固多買禍已

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惡讒巧之說殄絕君子之行震驚我衆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師古曰禮記王制云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謂人有堅為邪言不以誠實學於非道雖博無用飾非文過辭語順澤不聽教命有如此者皆誅殺也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興減死罪一等髡鉗為城旦成帝時至部刺史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膺當也懲創也言魯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狄南創荊舒與群師以靖難也久矣其為諸夏患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師古曰究極也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四下　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